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星河之忆

宋尾

小时候,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我甚至都没意识到七夕会是一种节日,毕竟,孩子们对于节日的定义相当简单:放不放假?当然可能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好吃的?毫无疑问,这两样都没有。而且,也没人——比如我的父母告诉我,说七夕是一种节日。从来没有。但回想起来,七夕对于童年的我,是很丰富的体验,尤其对应现在严格有序又逼仄枯燥的城市生活而言,更像是一种延绵的富于兴味的过程。这么说吧,那时我的七夕从七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是在一个小县城长大的。说到七夕,我脑海里就会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幕熟悉又真切的场景:黄昏过后,在夜幕尚未完整地覆盖屋顶之前,每家每户的大人就会次第走出来,提着水桶,桶里荡着木瓢,他们将水一遍遍浇向门口的空地,热气哗地升腾起来,夹杂着尘土,水流将门前的碎屑、树叶冲走,一些石板裸露出来。入夜后,整整一条长街上,石板路就像是被夜洗濯过一样,黝黑,发亮。这时,每家每户的男人会将自家的竹床擎在后肩,从堂屋挪移到户外,选一个妥帖的位置安放,偶尔也需要用纸板之类的东西塞到其中某只脚以作固定。妇女们手扶湿帕子出来了,将竹床左右一顿揉搓直至清洁。做完这些预备后,老人们三三两两出来,有的提竹靠椅,有的是一张小凳;随后是刚刚冲完澡的孩子们——比如我,穿一个小裤衩,顶着湿漉漉的头发,竭力躲避着母亲手里难闻的痲子粉,从屋内怪叫着跑出来。户外,一条街都像是竹床连起来的,大人们相互点火敬烟,摆起一天当中的龙门阵,有的唠左一,炮仗连天,有的坐在暗处,寡言无语,只有唇间烟头明灭;妇女们——有的还在屋内忙碌,有的则开始在竹床旁燃香薰虫;老人们摇着蒲扇,轻言细语;那些小伙伴们呢,很容易凑成一堆,猫到大人们瞧不见的地带,不是掏蝉蛹,就是抓蟋蟀,或者是斗鸡——横冲直撞的,搞得腿上布满淤青。不管哪一种,都让大人们头疼。刚刚洗净的小身板,等躺倒竹席上,还得被老娘摁着,重新又抹那么一遍痲子粉。

我们必须去爱,否则就会生病

张媛

关于牛郎和织女,《荆楚岁时记》是这样记载的:“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边。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七夕节诠释了中国式爱情的精髓:爱的深情,爱的坚守,爱的恒久,爱的美好。古代诗人赞美七夕,讴歌爱情,以七夕为题写了不少千古绝唱。2020年的七夕来临之际,让我们通过几首经典古诗词,重温七夕的浪漫与唯美,学习爱,学习幸福。毕竟,爱与被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如同弗洛伊德所说,我们必须去爱,否则就会生病。

纳兰容若写《鹊桥仙》:乞巧楼空,影城池冷,佳节只供愁叹。丁宁休曝旧罗衣,忆素手、为予缝绽。莲粉飘红,菱丝翳碧,仰见明星空烂。亲持钿合梦中来,信天上、人间非幻。纳兰写这首词时,他的妻子卢氏已逝多年。只是,他内心对她的爱没有一丝一毫的减淡,思念如故,珍惜如故。吴文英写《凤栖梧·甲辰七夕》:开过南枝花满院。新月西楼,相约同针线。高树数声蝉送晚。归家梦向斜阳断。夜色银河情一片。轻帐偷欢,银烛罗屏怨。陈迹晓风吹散。鹤钩空带蛛丝卷。年过不惑的词人吴文英孤身一人滞留苏州,甲辰七夕,在夜色沉沉中渐入梦境。此时,令他魂牵梦萦的爱妾人苏姬悄然来相会,床畔的烛火爆花,好梦突醒,转眼成空。李清照写《行香子·七夕》: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李清照和赵明诚伉俪情深,琴瑟和谐,怎奈夫妻两地分居。时值七夕,她写下此词,字字离情别恨,句句深情期许,是七夕诗词星空

如果说孩子们还有安静的时刻,那就是躺倒了竹床上;如果说,这是一部漫长的夏夜游戏,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样的一刻。它的高潮部分,总是与七夕有关。

谁说的,故事是这世上最疗愈的药物。人的天性里都有对故事的需求。我最早的文学教育,便来自这样的夏夜,露天街边,躺在竹床上,耳朵里听着,眼睛则对着那无边无际的星空。在我耳畔讲故事的人,是我祖母。祖母没念过一天书,想必也不识一字,脑子里却装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说来也奇,看过好多书都忘得干干净净,但她讲的一些故事至今还那样清晰。比如她出了一道谜题,我还给女儿讲过:两弟兄,并着睡,一个亮肚子一个亮背。

自然,女儿是猜不到的。现在的孩子根本就难见到瓦屋了。牛郎和织女,当然也是祖母讲过的。我已不记得她具体讲的每一句是什么了,但我还深刻地记得她讲述时的那种神情,带着一种向往,一种甜蜜,还有一种现在都无法解释的神秘。讲牛郎织女,就要说到天上的星星,就要说到这个词——七夕。啊,那也是我最早和最后的星空记忆——此后我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教育,我所认识的星星,几乎都是她指认给我的。她一遍遍讲,然后一遍遍告诉我,只有这一天,牛郎和织女才能相会,也只有这晚,星星是最亮的。所以,整整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一种隐隐的期待。“你看到没?那就是鹊桥啊!”到那晚,她会指着夜空,用一种听来迷惑的语气说,“你要仔细看,运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在桥上牵手。”每次我使劲瞪着眼睛,却总是没能看到她说的那道鹊桥和那种相会牵手的画面。我也从没告诉过她,其实我一直就不喜欢过这个孩子。明明是一个悲剧,为什么她叙述得那么甜蜜。很多很多年后,当我自己也成为孩子的父亲,我似乎理解了这个故事:正因为悲剧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圆满才是人们最大的愿望。再没什么比这更值得期待和更珍贵的东西了,尤其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所以,回头来看,我所记得的那些七夕更像是一种人生的馈赠,一种对星空的认识,一种情感的启蒙和教育,粗浅、质朴,尽管如此,已经够我一生所取。

中最明亮最灿烂的那一颗。

生离死别,是对爱情最深的伤害,最残酷的考验。因而,那种可以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爱,坚韧不拔,生生不息,尤其令人感动。爱是种子,爱是鲜花,在相爱的人心中生根发芽,永远芬芳。

秦观写《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杜甫写《牵牛织女》: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杜牧写《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刘辰翁写《西江月·新秋写兴》:天上低昂似旧,人间儿女成狂。夜来处处试新妆。却是人间天上。不觉新凉似水,相思两鬓如霜。梦从海底踏枯桑。阅尽银河风浪。

白居易写《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每一句诗词都是对爱情的赞美与讴歌,都是一些优雅的爱情课。美好的爱是幸福的基础,向往爱、建设幸福是生而为人的使命和意义。时光飞逝如电,新资讯高科技来去匆匆,在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里,唯爱与人性永恒。我们需要爱,如同需要阳光、空气和水。祈愿我们能一直坚信爱、学习爱,不懈提升爱的能力和品质,享受爱的温暖、美好、幸福、快乐。

我们的节日
七夕

家家乞巧望秋月
夜色银河情一片

“牵牛织女几经秋”,诗意而浪漫的七夕,是一种人生的馈赠、一种情感的启蒙和教育。当我们重温古人的千古绝唱、赞美今人的爱情坚守时,无异于上了一堂优雅的爱情课——爱,是生而为人的使命和意义。那么,就让我们守望美好,永远在爱和被爱之中,葆有一份对爱的期待吧。

鹊桥不在别处,在心里

程华

对七夕最早的了解源自幼时。每逢周末厂里大坝上放露天电影,那是全厂上千号男女老少的盛大节日,天未擦黑,“档子”前后黑压压全是脑袋。一次放映《天仙配》,观众目不转睛长吁短叹,观至高潮处竟响起抽噎一片。这个悲情故事从此烙在一个小女孩的脑海里。

最初我工作在基层法院民庭,几年间协助审判员办理了不少离婚案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于一段婚姻关系是否应存续,人们所持态度相当谨慎,带我的老师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亲。”记得一对中年夫妇,男人是工程师,文质彬彬;女人做出纳,干练泼辣。十年间家庭烽烟四起,但女人坚决不离,男人不断起诉。再次看他默默走出法庭,我有些内疚,想说点什么,他摆摆手苦笑:丫头你太年轻,你不懂。我盼望他黯然离去,心头五味杂陈。虽然我无权作出判决,但内心不断自问:我们不是在保护神圣的婚姻吗?我们这次到底做没做对?

某夏,审判员又交办一件离婚案,让我负责调查并尽力调解。也是中年夫妇,起诉的是女人,男人不同意,说结婚7年感情很好,不知为啥这半年她天天各种挑剔,如今竟闹到了法院。女人说不出男人什么毛病,只一口咬定感情破裂非离不可。“人家不嫌她没得生,她倒嫌人家穷,怕是看上了大款吧?”邻居证实,二人之前感情好得很,买菜都牵手一路的,哪知这阵纠纷不断,看来是女的不地道。调解不成。

半年后女人又来了。几番扯扯,男的累了,终于心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瞟瞟女人,她接过协议书,眼里竟掠过一丝悲苦。真作!我想。

一年后在街头遇见胡子拉碴的男人,我问起女人是否另有高就,才得知她不久前去世了。“她不想拖累我!病了居然瞒着我,一心想早早离婚,让我再找个女人有个自己的孩子。”我如遭雷击。想起那个陈设简陋的家,想起女人接过协议书时眼里的一丝悲苦,我百感交

小镇爱情故事

郭太清

一条弯弯的小河,流过山川,流过田野,流经整个小镇。清粼粼的河水滋养着两岸的一切,赋予这个渝东北小镇无穷的灵气。

清晨,雾慢慢散去。河面上,零星的碎菜叶飘飘悠悠,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打着滚儿。三五个姑娘在河边的石板上洗衣,棒槌声声,此起彼伏,不知名的歌谣在空寂的山野中随风飘荡。晨光中,小伙子们挑着水桶来到河边,姑娘回眸一笑,木桶没入水里又瞬间浮出水面,一圈圈涟漪荡漾开去,油油的水草湿漉漉地摇曳。

看到这幅生动的画面时,我刚从师范毕业,分配到小镇的那所小学工作。学校紧挨着小镇的街道。那是早年铺就的青石板路,石缝间生长着茸茸的青苔。若是点下雨,更妙。飘飘洒洒的雨丝在远山和青瓦上氤氲一层薄雾,浓淡相宜,水墨晕染的《雨巷》味道如真如幻。若不是冬日,我索性光着脚丫走,青石的温婉透过每一根神经直达内心,那惬意简直无法言表。

学校新分配来的年轻老师较多,都是单身汉,便轮流做“大锅饭”,吃完就到小镇上溜达。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地——河边的那个小商店。那是镇上姑娘云集的地方。

久之,有人提议把姑娘们请到学校来耍。但她们嫌学校不好耍。多亏镇上那个外号“百晓”的老铁匠点拨,说妹儿们喜欢两个车轮的“洋马儿”,学校操场坝子宽敞,是教她们的绝佳地方,众人方才顿悟。

“洋马儿”到手后,众单身汉先自学。这在当时的小镇也是新鲜事,因为自行车绝对稀奇,除了镇政府有几辆就属我们学校了。这下,以前在商店耍的姑娘们都来学校了。这时,大伙儿特别卖力,格外逞能。“哎哟!”技术差点的一不留神摔倒了。“慢点儿嘛!”一位姑娘忍不住喊出了声。有戏了!摔在地上的人更加夸张地叫唤,“好恼火哟,快去扶他一下。”有人不断怂恿,“哪个扶他哟,各人爬起来。”“扶一下嘛,去!”几个姑娘把她一推,她便嘀咕着把那人扶到宿舍去了。几天后,姑娘坐上了自行车的后架,那宿舍也再没有臭鞋臭袜的气味了。

技术好的看到技术不如自己的后架有人了,心里开始发慌,发疯似地蹬,一边叫:“来呀!敢不敢坐?”“哪个稀罕?”姑娘嚷嚷着,但想坐的神情怎么也掩饰不住。胆大的姑娘先开腔:“他稳当些。”听到这话的人自然不傻,赶忙把车骑到姑娘跟前,待她坐好,慢慢地踩,稳稳地骑。天黑了,骑车的对姑娘说:“明天我叫

集。她这是爱情吗?这不是还有什么是?

时光匆匆前行,资讯日益发达,交通愈发便利,遥远的距离不再遥远,纵然各在地球一端也无法阻挡人际之间相识相知,尤其是爱情的萌芽与发酵。也是奇怪,爱情有时反倒脆弱得不堪一击。太便捷,太快速,太容易得到,所以太容易失去吗?

我更愿意注视那些依然以澄澈之心守护纯真爱情的人。一对80后夫妇,因工作调动,数年间分居两地,隔着6小时车程。于是周末成了迁徙日也是约会日,大巴、火车成了他们的移动鹊桥。五六年间,他们为见对方一面苦苦辗转,风尘仆仆累并幸福着。

我自告奋勇为他们写过好几次调动申请,就差没把他俩的苦乐捣鼓成一本言情小说。终于有一天,我坐到一个近乎奢侈的饭局上,听他俩隆重宣布说调动办成了,再不用两地奔波了。他俩说感谢你给我们搭了鹊桥,我说若是你们没过河那愿望,我搭十座桥又有什么用?桥不在别处,在你们自己心里。

是呢,鹊桥不在别处,在心里。鹊桥不靠别人搭建,靠自己。不然为什么有人朝夕相伴视如陌路,像两座孤岛各自茫然漂浮;有人就算万水千山天隔地远,两颗心却紧紧相依从来不曾分离。

有人说世上本无爱情,有人不相信爱情。我说不是。爱情可以是电光石火,也可以是静水流深;可以是钻石婚纱,也可以是一粥一饭;可以是悱恻缠绵,也可以是相濡以沫。爱情也奢侈也平凡,不一定随时降临到每个人身边,但一定会降临到这个世上;爱情也短暂也久远,昨天拥有的,今天未必拥有,今天失去的,明天或能回归。她在,她一直都在。

就如同这古老七夕节,也许延续千年的习俗会渐渐简化,但人们对于这个传统节日所蕴含的关于爱的憧憬一定会持续传承,永远闪烁着星河般的辉光。

你。”“看情况,晓得妈同意啵?”骑车的一时慌神儿了。“我尽量想办法来!”听到这话又缓过神,暗喜,心里寻思着找个时间去屠户张二娃那里称个坐墩儿肉正式到姑娘家去。

不过,也有真遇到麻烦的。小镇有一位姓王的姑娘,山泉水把她滋养得白白净净,一头乌黑的秀发扎成麻花辫,一双大眼睛清澈透明,随便往哪儿一站就是一道风景线。许多小伙子去请她坐自行车,结果全被拒绝了。新来的王老师却是个例外。王老师高高瘦瘦,英俊潇洒,风趣幽默,习得一手好书法,写得一手好文章。姑娘们见了暗生情愫,但王老师天天把后架留给王姑娘。据说,那日王老师在路上散步,远远地望见一位姑娘从桥头走来,惊鸿一瞥,疑为天人,于是壮着胆子请她到学校骑自行车。姑娘微微一笑,答应了。

喜欢归喜欢,但姑娘的心思不好猜。王姑娘心动了,嘴上却一直没流露,王老师心里很不踏实。王姑娘最后坚定地坐王老师的后架,缘于一座桥。

那是一座钢丝桥,在河的上游,进小镇的街口,约百余米,两头青山苍翠,桥下流水淙淙。那天,暮色将至未至,王老师来到桥上等王姑娘。可能是喝了点儿酒的缘故,胆子挺大,连桥的栏杆也不抓。王姑娘刚上桥不到五步,王老师突然抓住栏杆把桥摇晃起来,吓得她立即蹲下身去。王老师快步折回,紧紧地抓住她的手。王姑娘的脸红了,羞涩地低下了头。王老师情不自禁地说:“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那声音轻轻地飘荡在山谷。

从那之后,王姑娘天天来学校,只等王老师的自行车推出来。渐渐地,众人心里清楚了,便大声嚷:“妹儿,你要坐就得坐一辈子哦!”浪漫归浪漫。在那个小镇,两个同姓的人相爱结婚是很难被接受的。眼见这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大家都帮着出主意,但想了很久都没有良策。

王老师第一次到王姑娘家去安然无事。他告诉王姑娘的父母自己姓“汪”。王姑娘的父母见他一表人才,知书达理,十分喜欢。可没过多久,王姑娘的父母不知何处听到风声跑到学校来,大家一口咬定姓“汪”,连一向坚持原则的老校长也说“汪”老师是高才生,尤其是人品好。等后来王姑娘的父母把“王”“汪”弄清楚时,他们已经很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